



跨海大桥 李荣鑫/摄

情思缱绻

侨批印影里的家乡月

曾华福

今年是马来西亚华侨伯父曾国亨诞辰110周年，我们以重温旧物的方式缅怀他。我与马来西亚伯父的儿女不谋而合，约定在诞辰日将两地珍藏的伯父遗物发到兄弟微信群，共寄思念。

国内我藏着伯父一枚椭圆形私章，长约3厘米、宽约2厘米，牛角材质。竖刻“曾国亨”三字，两侧缀着花纹，下方横刻“书柬”二字。伯母说，这是伯父亲手刻了两天的物件，他曾告诉伯母，返回马来西亚后会努力挣钱，寄钱的回执单盖上这枚章，便知家乡收到了。儿时每闻门口自行车铃响，我便知伯父寄钱来了，会雀跃地跑进伯母卧室，从抽屉取出印章交予送快递的人盖章。

伯父1950年冬重返马来西亚，从1951到1971年，整整20年，从未间断给家乡寄侨批、寄钱。

关于这枚印章，还有段趣闻。1950年春，我上小学是伯父去邻村钱塘小学报的名。那时一年级分“一册”“二册”，语文叫“国文”，头几节课学“新书看看”“大笔写写”之类，识的字寥寥。我不识印章上“书柬”的“柬”，误读为“书东”，更不解其意。钱塘村是清末文状元吴鲁的家乡，他两位上高年级的重孙女叫吴紫苑、吴紫韵，我因闽南话谐音，错读成“吴紫远”“吴紫问”，闹了不少笑话。

马来西亚二弟收藏着伯父一本A4大的笔记本。那天二弟翻遍抽屉没找着，我知他做事认真，便让他把抽屉整个拉出——果然，笔记本落在了抽屉桌后。我打趣说，定是伯父知道我们在找他的东西。这本笔记，记着

他对内外两个家的责任：每月挣的钱，大部分寄往家乡，小部分给孩子买保险；一页页密密麻麻的款项，是他对子女的爱与希望。笔记里还详细记录了弟妹们长大后打工的经历，尤其是二弟15虚岁去外国人经营的拖网渔船打工的事。二弟说，每次出海就是一个月，没日没夜在海上，每隔两小时就得拖一次网，苦不堪言。听着他叙述，眼泪总会不由自主落下——那时候，他还是个孩子啊。想来伯父记录这些血汗钱时，定是手在抖、眼在流泪、心在淌血。茫茫大海上，小小年纪的二弟，要和大人一样熬受苦累，只为多挣几分钱。

可又有多少家乡人知道，这一笔笔侨汇来得何等不易？那是华侨们用血泪换来的。

伯父读过几年书塾，有文化，在小渔村靠给渔老板记账为生，为多挣钱，有时同时给两家渔行记账。后来孩子们长大了，他见岛上渔民有在外面小店吃早餐的习惯，便学做面条。他白天去渔行上班，半夜起身做面，让孩子们清晨送到各摊点。积劳成疾的他，不到六十岁便匆匆离开了我们。弟妹们说，他前一天早上还照常去渔行，半夜突然觉胸口难受。那个缺医少药的小渔岛，要等天亮才有开往外埠的轮渡船能去看医生。临终前，他强忍着痛苦爬到卧室窗口，朝着老家的方向喊：“母亲啊！孩儿不孝啊！”一声大喊后，便撒手而去。

伯父啊，为了内外两个家，您奋斗了一生，也该歇息了。只是活着的人，总忘心不忍，总忘心不甘……

祖国强大后，家乡亲人与马来西亚弟妹的探亲交流多了起来。弟妹们每次回国，都会围坐听我讲伯父——他们的父亲——在家乡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：上小学时他为我做的帆布书包、竹砚台、手抄书……伯父有双巧手，更有对家和孩子们的爱。一小段竹筒、一小块牛角废料，经他锯、刻、雕、琢，便成了轻巧实用的艺术品。最有创意的是那竹砚台：他没钱买砚台，就随手锯下一小段竹筒，从中间破开，取一半放平，上方凿个装墨汁的小窟窿，中间刻个长方形磨台，一块实用又轻便的竹砚台就做成了。

伯父喜欢孩子，总说孩子是父母的希望、家族的未来。我在马来西亚出生，他待我如己出。据说有一次他带我去渔行，老板见我天真，开玩笑说要用三条渔船换我——那渔船就像石狮祥芝渔港的拖网巴浪渔船。伯父笑答：“您就是用钞票叠到和他一般高，我也不换。”弟妹们总打趣：“聪明的伯父怎么这时短路了？有三条船成了老板，大家皆大欢喜，多好！”

可谁说人生没有意义？伯父这一生，用侨批串起两地牵挂，用双手焐热柴米油盐，用生命托举两代人的日子。缅怀他的点点滴滴，便是读懂了人生意义的真谛。

心灵驿站

榕泉有约

■蔡亚璇

校园东南侧，两株百年古榕巍然屹立，虬劲的枝干向四方舒展，撑起如盖浓荫，荫蔽着三十多米的方圆。荫凉中央，一口古井静卧，两株古榕深情地守护着这口古井。这方拥有“榕”“泉”的小天地，便是大家自定义的“榕泉广场”。

往届学子总说，回访母校若不与“榕泉”合影，似乎少了份念想。是的，一口古井，悠悠文脉传承。两株榕树，浓浓赤子深情。这一株镌刻着历史的榕树，这一口倒映着四季流转的古井，承载着学子太多的回忆。那些在树下定格的瞬间真如榕树的气生根般，在时光里悄悄衍生。

树影的褶皱里，藏着馥郁的书香。“百年榕树下琴韵悠悠，榕泉广场里书声琅琅……”每周三的午后，这声音总会准时漫过叶隙。孩子们身着古风衣裳，把国学课堂搬进这片荫凉。《弟子规》的醇厚、《笠翁对韵》的灵动，顺着“云对雨，雪对风”的韵律淌出来；孔子的仁德、孟子的雄辩、老子的智慧、庄子的幽默，于琅琅书声中重现……一口古井，两株榕树，便成了天然的舞台布景，孩子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走进看似古

老实则鲜活的国学经典，或读或讲，或吟或诵，在树影泉声里，与古老的经典开启美妙的对话。榕树与孩子们仿佛心有灵犀，静静听着，连气根都放慢了摇曳的节奏，它的庄严和沉稳给孩子们的室外国学课堂赋予一种宁静，一种力量。古井，则映着树影，以一圈圈涟漪默默记录着先贤的智慧。榕泉广场因此愈发显得厚重而温润。

榕树，古井，与活力有着天然的亲近。榕树的繁盛，在于其见缝生根，盘根错节间，苍劲的枝蔓七弯八绕地盘生在一起，盘出满树的伟力与轩昂气概。古井活水长流，日日流淌，涌动着蓬勃的生机。课间，孩子们在这尽情享受着榕树与古井的馈赠，树荫下捧书畅读，婆娑树影间追逐嬉闹，围着树桩捉迷藏，古井四周绕圈圈，更有一群书法爱好者在角落的“榕泉习墨”空间里挥毫泼墨，笔墨随“文房四宝”在指尖生花。井水的清冽气息裹着榕树的草木清香漫溢开来，连空气中都漾满生命萌发的味道。不知不觉间，榕泉广场成了孩子们最特别的课堂。难怪老师们总把课外实践“基地”锁定于榕泉广场。古井

如今，榕泉广场蕴含的远不止于此。

“榕泉有约”，不仅是树与泉的相守，更是光阴与童音的约定，是关于成长，关于传承，关于那些藏在树影与泉声里的待续的故事。

故土乡情

故乡石

■赵盛基

我的故乡坐落在石都玉皇岭下，最不缺石头。可以用几个“最”描述我小时候与石头的故事。最难忘，清晨跟着父亲去捡石头，回来垒墙、建房；最有趣，用石板与小伙伴玩“打瓦”游戏；最神奇，用铁片敲击石英石冒火花……

土生土长的我与石头有缘，没想到城市出生的儿子也钟情石头。他小时候每次回家看望爷爷奶奶，总是捡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放在院子里，把最喜欢的一块石英石放在门楼下。每次回去，都会看看是否还在。

一晃，儿子已经中年。我们再回故乡的时候，因旧村改造，村庄成了一堆堆瓦砾。父亲当年领着我捡来石头

亲手垒的院墙也被推倒，只剩下半截门楼。

儿子徒手扒开门楼下的碎砖乱石，高兴地说：“我的宝石还在！”随之，他双手捧起那块已经搁置在此近三十年的石英石，吹掉灰尘，擦去泥土，盯住半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爷爷奶奶不在了，老屋也没有了，这块石头于他是无声却有情的怀念。

儿子搬着石头，踩着废墟，独自向汽车走去。看得出，他的心情有些沉重。他虽然不是在这里长大，但这里是他的总想来的地方，是他父辈的故乡，是他爷爷奶奶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园，是与他血脉相连的老家。他把石

头放进后备箱，带回青岛，放在阳台的角落里。

又过了几个春秋，我搬出这块6.6千克重的石英石，一边清洗一边向孙子讲述它的故事。清洗过后，这块石头晶莹剔透，闪着深邃的光。它像一个万花筒，变换角度似乎就能出现不同的影像——我童年的快乐时光，我辛勤劳作的父母，我的弟弟妹妹，我的乡里乡亲，我的炊烟袅袅的村庄……

感谢儿子，他收藏的这块融满故乡情怀的石头，让远离故乡的我感觉故乡就在身边。

故乡是一块石头，小小故乡石，承载着故乡的往事，承载着我的眷恋，延续着一代代人的故乡情怀。

狮情画意

缝纫机踩过的山海

■乔志兵

改革的春风翻山越岭，在20世纪90年代某天吹进我们闭塞的小村庄。那时村里通电不过数年，村民多守着薄田，外出务工者寥寥，跨省闯荡更是不敢想的事。我的堂姐却成了第一个“吃螃蟹的人”，毅然踏上前往沿海的路。那年盛夏，她带着福建石狮的一对母女回到村里——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，瞬间打破了村庄的宁静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面朝黄土的村民鲜少敢走出熟悉的土地，更别说让远方人走进这思想保守、仅通泥巴路的村落。可堂姐敢带，这对闽南母女也敢来，她们用行动诠释着“爱拼才会

赢”的精神。

村里没几人能说流利的普通话，更别提闽南话，真难想象她们如何跨越语言障碍顺畅交流。都说义乌商贩靠拨浪鼓走天下，温州人以敢闯闻名，而来自“八分山水一分田”的闽南母女，在时代浪潮初起时，就带着无畏开启了这段旅程。

那位二十岁的石狮姑娘，落落大方，体态健美，粉嫩脸庞配着纤细双手，卷发随意盘在肩头。她内敛寡言，却自有温婉气质：洁白花边衬衫配格子长裙，脚上鞋子亮晶晶的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她的母亲衣着整洁，打扮朴素，却总带着亲切微笑，让

人倍感温暖。

看着她们，我满心羡慕。村里姑娘有件不破的衣服就不错了，哪穿过这般崭新花色？我的姐姐们从未用过五角钱的海飞丝，头发里偶尔有跳蚤；从地里归来，指甲缝满是黑土，衣服沾着灰尘。而这对母女，举手投足都透着我从未见过的精致。那位母亲常摸我的头，用生硬普通话问：“小孩，读书没？”那个女儿笑着问：“你多大了呀？”年幼害羞的我，每次都匆匆看一眼便慌张跑开。

后来才知道，堂姐与这对母女有着特殊使命。彼时石狮服装厂如雨后春笋，订单纷至沓

来，急需大量熟练女工。她们成了连接石狮与村庄的纽带，在村里办起裁缝速成班，手把手教姑奶奶们裁剪缝制手艺。

对从未出过县城的姑娘们来说，赴千里之外务工既新奇又未知。但在母女俩耐心教导下，速成班很成功。不久后，学成的姑娘们跟着她们奔赴石狮——这既解了工厂用工难题，也给村庄带来新希望。要知道，那时村里全年毛收入不过万元，而在石狮务工，不到两个月就能赚到差不多的钱，对村民而言无疑是巨款。

随着越来越多同乡赴石狮，这座城市渐渐成了我们县外出

流金岁月

南洋杉

■纪若凡

给学校捐了很多钱，还资助村民求学。”“那你昨没跟去？”“傻孩子，南洋不好闯。阿邦初到那会儿可苦了。我得留着，守着家，守着他的南洋杉。”祖父掐灭烟头，侧脸望向海，背挺得和南洋杉一般直，“天黑了，快吃饭。”

我追着祖父要听阿邦伯公的故事。他拗不过，说起伯公寄来的侨批——他不认字，却把内容背得滚瓜烂熟。从种植劳工到五金店学徒，从杂货店老板到连锁商行大亨，南洋杉始终静静听着属于它主人的传奇。成功没冲淡伯公的乡愁，侨批里总问南洋杉长高了没，枝叶茂不茂。于他而言，这树是连接家乡的纽带，是心灵的归宿。那时月亮刚上来，铜钱大的红黄湿晕，像侨批上一滴陈旧却刻骨的泪。南洋杉在黑暗中舒展枝叶，像把大伞，挡着月色与风雨。

祖父本就寡言，那以后很少再提伯公。后来我学业忙，隔两周才回村。祖父仍爱坐在南洋杉下，腰杆笔直，只是脸上皱纹多了，像南洋杉的细枝悄悄蔓延。直到某天，我见到伯公的子女，捧着他的骨灰回故土安息。那是我第一次见祖父红了眼，他站在南洋杉前，像座历经风雨的雕像。树在风中轻摇，似在为伯公归来动容。我想扶他，他摆手：“你看这树，根基牢了，再大困难也能破土。阿邦哥就是这样，不论在哪，不忘本，这是咱家族的精神。”

祖父没有伯公那般显赫，却以另一种方式活出了滋味。他会观星象、辨风势、预潮流，出海时能沉着应对风暴；他做的牛肉羹、菜头粿、卤面，是渔村最香的味道；他守着这棵树，一年又一年。

南洋杉北面有条路，穿几户人家是斜坡。我总爱张开双臂从坡上跑下，让黏腻的海风在发间呼啸，直跑到海边。如今，斜坡和老房早已拆迁成了沿海通道，唯有南洋杉仍挺立在那，高枝印在淡青天。我知道，它的枝叶还会继续生长，带着家族的记忆与精神，在岁月里永恒延续。

戎马倥偬

军营里的生日

■王全国

1995年1月10日，当时正值我入伍服役的第二个年月。紧张而繁重的军事训练，令我们每天都期盼夜幕的降临，以便能毫无顾忌地享受一场酣畅淋漓的睡眠。

当天傍晚，我们如往常般歌声嘹亮地返回军营。踏入军营食堂时，一位老兵意外地端来一大碗鸡蛋面，面带微笑地告知我今天是我的生日，随即招呼战友们鼓掌为我庆生。

我环顾四周，发现战友们都在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我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祝福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归属感和温暖。我接过那碗热腾腾的鸡蛋面，每一口都仿佛品尝到家的味道。

在我记忆的长河中，生日从未有过任何庆祝的仪式，甚至很少被提及。每当我的生日到来，母亲总会默默地为我煮一碗鸡蛋面线，简单却饱含深情。那时的我，或许未能完全理解生日的意义，只是单纯地享受着那碗面鸡蛋带来的温馨。

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，家中兄弟姐妹众多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一家人能解决温饱问题已属难得。对我们而言，生日实际上是母亲的受难日。伟大的母亲为了我们的降临，承受了无尽的艰辛与不易。因此，在我们生日来临之际，理应铭记并感恩母亲的无私奉献。

尽管生活艰辛，母亲从未有过一句怨言，总是默默地为我们付出。每年的这一天，她都会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微薄收入，为我们准备一碗象征成长的鸡蛋面线。这不仅仅是一碗面线，更是母亲对我们深深的爱与期望。

多年以后，当我身为父亲，为孩子们庆祝生日时，方才发现在原来如此简单的一件事。毕竟，在当今社会持续进步、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大背景下，为自家孩子买一个蛋糕，外出就餐，或是在家烹制一桌佳肴，早已成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景象。

30年前在军营中度过的那个生日，虽已化作尘封的往事，但它却深刻地教会我如何去珍惜身边的每一位亲人朋友。这段珍贵的记忆，将如影随形地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成为我心灵深处永恒的宝贵财富。

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，那既是对我往昔岁月的怀念，亦是对当下生活的珍视。

务工者的“第二故乡”。走在街头，熟悉的乡音此起彼伏，格外亲切。

如今三十年过去，石狮日新月异。堂姐早已离开，那对教我们手艺的母女也年华老去，断了联系。而我在泉州扎根多年，闲暇时总爱去石狮服装城逛逛，挑几件心仪的衣物。

这或许是种奇妙的传承：曾经她们带着拼搏精神来到我们村庄，如今我和无数外乡人在这片土地上，继续为南洋发展添砖加瓦。“爱拼才会赢”，不仅是她们的信条，也成了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，支撑着我们在这片热土上书写自己的奋斗故事。